

苍苍横翠微
CANGCANG
HENG CUIWEI

石相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自序

长期以来，基于对历史的研究、现实的观察以及未来的展望，我对人类生命的存在和走向一直怀有一种深沉的兴趣。毫无疑问，生命首先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之后必然转化为一种社会的、历史的存在，经过思想、精神、情感的轨迹，直至最终回归自然的怀抱。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其实充满了隐喻。有些隐喻是自然而然的，有些隐喻显然是社会附加上去的。在现实的汪洋大海之中，个体生命与人类整体生命并非总是能够成为一个相对完美的集合体，恰恰相反，个体生命大多呈现出一种相对游离或者分离的状态。这种个性化的存在，不但赋予生命更多的意义，而且为人们解读生命增加了更多的难度，更由于我的研究起点很低，缺乏必要的知识积淀，无形之中又为生命制造了更多的谜团。就像那些比较短浅的人们一样，只能无可奈何地停留在生命的表面，我也很难接近和窥探生命的真相，只能在不断的求索之中，非常缓慢地走向生命的深处。非常遗憾的是，每每遇到那些现实的困难，我又必须重新回到起点。

在《发现和追寻》那本书中，还只是一些片段的、零散的感受，稍后出版的《在路上：生活和思想》虽然开始有了相对系统的思考，但总体而言还是对前人思考的再表述，并没有能够深入多少；客观地说，在很多方面还远远追不上前人。之后又写作了《生命：精神和情感》，但进步也不明显，最多也只能算作一家之言，不敢期望能够引起多少人的共鸣。同样。这本书的写作，从构思到成稿大概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好像也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东西。只是换了一种写作手法，而思想的瓶颈依然存在。一言蔽之，由于自己的功底太过浅薄，还是无法把那些零星的、片面的、肤浅的思索整合成一种相对系统的、深入的、正见的思想。

或许，就如无数前人所做的一样，我们对生命的探索至多都是一个侧面。以我能够阅读的范围，大多是后人的研究和视野，基本都无法突破前人已有的成果。或者，世界本身就是悖论，所有对生命的解读都无法超越这个悖论，只能被挡在生命的真相之外。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渺小性暴露无遗。所以，我也只能抱着对自然深深敬畏的态度，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微不足道的思索。倘若我的这些思索多少能够对你有所启示和帮助，那就是我非常意外的惊喜。

生命这本书，是读不完的，更是写不尽的。永远都不能指望，在仅仅五千年的历史中，人类能够走得更远。那些辉煌的历史巨著，很难走进人们的生活；那些深邃的思想，几乎都是独自演唱。也不是没有观众，只是我们大多数观众，更加钟情于现实，从来就不想

拥有对生命的内在把握。更由于信息化催生了碎片文化，人们越发变得更加浮躁。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中，思想者与现实者很难融为一体。只能在各自的生命里，演唱只属于自己的绝唱。

人类的文明之路，虽然源远流长，但恐怕也只能在反复的轮回中，非常艰难地缓慢前行。那些充满深情的愤怒和呐喊也只能被淹没在世俗的滚滚洪流中。就如前人的那些期待一样，我们的那些期待虽然不至于完全化为绝望，但至多也只是可有可无的点滴灰烬。既无法穿越沉重的现实，更无法穿越遥远的未来。所谓的平等自由大都只能停留在概念的范畴中，而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完美地展现。

所有的生活都是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只是有些被我们的粗心和无知忽视了，有些被一时的得意掩盖了，有些被有意无意地隐藏了。生命的隐喻或就在这里。现实的、功利的、短浅的、浮躁的生活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好像都在其中得到了相应的补偿，而梦想的、精神的、情感的生活却很难在现实中得到相应的补偿。不到最后的时刻，我们无法分辨哪些代价是值得的，哪些代价是错误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一切都将水落石出。未来和历史都会告诉我们，正直的、善良的、热情的、梦想的代价都是无怨无悔的，而现实的、浮躁的、短浅的、虚荣的代价都是遗憾重重、无可挽回的。简而言之，就是正直的生活固然需要付出必要的生命代价，而不正直的生活需要付出的生命代价必将更加的高昂。

无论前面多么黑暗，还是应该相信总会有一丝光明照亮你的心

田；无论现实多么的繁芜，还是应该相信精神和情感的旗帜必将缓缓升起；无论未来多么的无常，还是应该相信自然必然的力量终将感动所有。永远都不是这个世界缺少爱心、真诚、热情、温暖，而是我们自己是否拥有征服自己、熠熠生辉、闪闪发光的智慧和力量。世界因梦想而恢弘，生命因梦想而伟大。梦想的力量，就是改变世界的力量，就是美好人性的浑然天成。或许，人生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最终能够找回自己曾经失落的人文情怀，直至人性的不朽光辉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生命的梦想，就是梦想的生命。亘古不绝，生生不息。

谨以此作，献给那些追梦的人们。

目录

追梦的人们 / 1

追问生命——病中断思 / 14

变幻的世界和痴情的人们 / 155

完整的生活与完美的生命 / 173

不应忘却的历史 / 193

文明溯源与流长——兼谈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 / 217

一场雪的轻舞 / 259

后记 / 262

追梦的人们

近百年来，恐怕还没有一个时期，像今天的人们更为现实。在追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挤满了越来越多的趋之若鹜、焦头烂额、惶惶恐恐的人们，宛若挤爆庙门的香客一样，丝毫不差。我不知应该为他们祈祷助威，还是应该为他们棒喝悲哀。我认同他们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也同情他们身不由己的处境。但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完全认同，这些只有现实而没有梦想的人们，会找到他们渴望的幸福；我更是深深地怀疑，在生命的道路上，他们还能走多远。虽然在当前的气氛中，他们的自信、激情、狂热都还是那么的势不可当，但我心中的沉重却是日趋陡增。我想象中的人们，至少不该这么冲动、痴迷；我以为中的人们，至少不会这么丧心病狂、寡廉鲜耻；我所渴望的人们，至少还应该有那么一点清醒和觉悟。但他们却是毫不留情、不留半点余地地粉碎了我的一切，我的那点本来就微不足道的梦想、期许、温情，也只能悄无声息地沉入大海，无影无踪。我不得不惊叹，这些现实主义者该是多么的恐怖可怕；我不得不深思，人类还有多少可爱之处，世界又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丝寒意缠绕在我的心头，如幻如梦。月光从窗棂洒落到我的床头，抬头去望，忽然发现月亮也不似从前

那般的姣好，我好像看到上面的锈迹斑斑，荒凉寒冷。我在想，远古时代的人们，他们所经历的一定比今天还要残酷，比今天还要绝望。他们对生存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究竟是一幅什么模样。在冰川世纪之前，有过所谓的史前文明吗？我只想轻声地问：我们从传说中走来，却不知将会走向何方。

我深深地知道，我的那点力量，永远都无法撼动这个庞大的世界；我的那点呼唤，不会唤醒沉睡的人们；我的那点希冀，只能被人们视为另类。在我之前，那些愤然疾呼的人们，早已化为尘土；和我一起疾呼的人们，也只能孤苦伶仃地无可奈何。我之后的那些人们，也不会比我好多少。我们所期望挑战的都是人类最为顽劣的痼疾，甚至都是一些只能归于本能范畴的东西。我们可以指望铁树开花，却万万不能指望人人成佛。虽然佛祖他老人家也有过那么多语重心长、绝对智慧的教导，但世界又曾改变过多少？丝毫没有。大慈大悲的佛祖也只能泪流满面。因为佛祖去后，魔鬼的那些徒子徒孙，又再次肆虐横行于世。而且更为可悲和可怕的是，这些徒子徒孙居然都披上了佛祖的袈裟，捧着佛祖的经书，人模人样，佛口蛇心。佛祖的悲哀、痛苦、无奈能比我们更少吗？再想想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的苦不堪言恐怕也是唯有自知。

一部人类史，其实就是一部与兽性前仆后继斗争的血泪史。无论军旗多么飘扬，都是杀戮；无论人们多么矫情，背后都是残忍；无论怎么乔装打扮，都是血腥的争夺。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其实比谁都更加肆无忌惮。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了上亿人，除了希特勒血淋淋的狂笑，又有几人真正地忏悔过。热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冷

战随时都可能爆发。利欲熏心的人类，何曾闭上过自己的血盆大口。极端的人类，不是乌云密布，就是自甘蝼蚁。进化论的灾难，就是人类更加自私自利；相对论的伟大，就是人类拥有了彻底毁灭自己的力量。其实人类的自我毁灭，根本就用不上核武器。终有一天，核武器也将成为冷兵器，等不到启动核按钮，人类恐怕早已不复存在。私欲的膨胀远比核武器厉害百倍。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骨头。在人类日益膨胀的私欲面前，核武器恐怕只是一件玩具而已。就如毛先生所说的纸老虎，只能摆在那里吓吓胆小的人。

世间最为智慧的人莫过于老子，他用一个再也简单不过的道就已经把世间万物的生灭展示得淋漓尽致。他告诫人们，无为的智慧就是不要瞎折腾，否则只能自取灭亡。这个老友真是可爱极了，飘然一生，不知踪迹。而被奉为万人师表的孔子却只能自叹弗如，惶惶如丧家之犬。老子的门徒走向了自然深处，孔子的门徒到处吆喝。有人羡慕孔子的青史留名，有人向往老子的默默无闻。其实他们都远远曲解和背叛了自己的祖宗。这群徒子徒孙，变得一点都不可爱。不是高高在上，就是昏昏庸庸。

马尔克斯用他的百年孤独换来了世人的同情，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他一点也不孤独，相反比谁都风光，爱凑热闹。尼采用他独树一帜的超人哲学，唤醒了无数人，自己却在疯癫中凄凉地死去。希特勒用变态的人性证实了纳粹的惨绝人寰，美国用它的霸权逻辑证实了强盗有理。人类的悲剧永远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榨、剥削和迫害。历史诉说的那些与现实昭示的那些几乎就是如出

一辙，并无根本的不同，更无丝毫的进步。就连奥巴马都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你说，这个世界有多么的可笑。面对这一切，我们究竟还能指望什么？指望谁？于是在绝望之中，人类有了梦想。好像这些梦想已经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经过了无数次的尘封，才在薪火相传中，还残存着那么一点点微弱的火种。

马丁路德梦想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消除种族歧视和迫害；希特勒《我的奋斗》就是日耳曼民族的绝对优势，所以世界必须由优等民族来统治；马克思的梦想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世界；资本主义崇尚资本的绝对地位，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黑格尔信奉精神哲学，萨特强调存在就是合理。世界观、价值观的多元化把这个原本平静的世界搞得混乱不堪，永无宁日。不能说这些梦想不够伟大，而是过于单极化、绝对化的梦想只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无穷的冲突和灾难，使人人平等、自由公正变得更加遥远。两极化的矛盾和冲突此起彼伏，越发深重。世界没有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加动荡，人类没有变得更加幸福而是变得更加不幸。梦想是和平的，但世界是残酷的。无数代人的向往，无数代人的奋斗，我们究竟是离文明社会更近了还是更远了，我想大家都比我看得更加清楚。也无须再做多余的争论。

自人类诞生以来，我们一直都在与人类的劣根性作着前仆后继、坚苦卓绝的斗争，可每当我们看到曙光的时候，世界又重新陷入黑暗之中。在无数次的轮回中，我们都在反思、寻觅，却始终无法突破自身的固有局限。科学家把目光转向了浩瀚的星空，哲学家把思维深入到渺小的内心。但无论如何努力，都还是一样的不知所

以，更不知所终。

追梦的人们，除了一群疯子，就是一群傻子。因为，自以为是的人们、自得其乐的人们都没有梦想，愚昧和狭隘的人们更不会有梦想。有梦想的几乎都是一些生活窘迫、愤世嫉俗的人们，他们不甘于困窘，不满于压迫，不甘心沉沦和堕落，所以才会有那么一点改变世界的梦想。但这些脆弱的梦想相对于根深蒂固的世界根本就不堪一击，失望是必然的，绝望是必须的。就像历史曾经有过的一样，所有的梦想都将被自己彻底埋葬。或有幸运的，但只是自身，而不是世界。只有相对的意义，并无普遍的价值。我想说，我宁愿每天都与死神对话，直至与死亡亲吻，也不愿意就这样平庸地苟且一生。

曾几何时，我们有谁不是怀揣着改变世界的梦想，向往着纵横四海的生活。那时候，我们至少没有今天这般现实功利，也没有今天这样苟且乖巧，更没有今天这样惶恐不安。至少，我们目光远大，热情洋溢，热血澎湃；至少，我们还有志向，还有远方，还有不屈的精神，还有笑傲苍天的勇气。纵然一无所有，始终向着太阳；纵然贫穷潦倒，始终崇尚素朴；纵然遍体鳞伤，依然心如莲花。十几年下来，好像一切都不曾改变，更好像一切都变了模样。不想要的越来越多，想要的越来越少。我们向往的升华并没有如期而至，而我们厌恶的同化却不期而遇。环顾四周，好像一夜之间，大家都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眼前除了利益，再也没有任何能够闪光的东西。

我们实在不愿意就此了却一生，更不愿意匍匐在威权之下苟

且一世。我们不得不疑惑，自我的渺小就如自我的矫情，一个瓷娃娃还想闯荡世界，简直就是愚不可及，不知天高地厚。我们不得不深思，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究竟哪一个更加重要。没有人给你答案，因为他们只会说，还活着，就好。可我们毕竟读过两天书，还有着不肯安分的心。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接受这样惨不忍睹的现实。更不愿意像德国那些最为清高的知识分子阶层，在纳粹的强暴面前也不得不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还有无耻的献媚以及更多的集体无语。看来，在血腥的暴力面前，精神和情感也是分文不值，更别再谈什么信仰、理性和骨气。如果尼采还活着，不知有无勇气和希特勒对战一番？反正我知道，哥白尼和亚里士多德不曾屈服，鲁迅也不曾屈服。不知道，耶稣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想？还有我们的老子，又会作出怎样更加智慧的选择。至于那些儒生们，我想，不是唯唯诺诺，就是逃之夭夭，就如我们在南宋覆灭之后不忍看到的那些。铁蹄之下，难有完卵。正如叔本华所言：人生实如钟摆，在痛苦与倦怠之间不停地摆动。

世界不会因为我们美好的期许而会有丝毫改变，只会因为我们的奋斗才能更加美好。我并不是一个极端的人，更不想做一个极端的人。因为我深知，每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都有着自己信以为真的追求，有着自己的坚持和努力，也都有着自己的乐趣所在。其实，人类都有着共同的盲点和几近相同的情感，我们都能从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每个人都有着自已可爱的一面，也都有着自己的彷徨和无奈。我更倾向于自觉尊重所有人的存在，而不是妄加排斥和非议异己的东西。即使那些最为可笑梦想，至少也

有着自我的价值。永远都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有一个远大的梦想。因为，多彩的世界总是对应着一群多姿的人们，强求与苛责终究还是渺小的思维。不怕群氓现象，就怕集体群氓；不怕个体迷失，就怕群体沦陷；不怕诉求过多，就怕只有一种声音。

人生没有假如，只有必然。或许，我们都应该回首和展望一下，我们都是怎样走上舞台的又会怎样走下舞台；我们都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又会怎样离开这个世界。我不会相信宿命论，也不认同情景的魔力，我坚信人是可以改变的，你的方向就是你的人生，你的努力就是你的结局。或有偶然，只是幸运。倘若你走不出自我的狭隘和愚昧，就只能被这个世界的滚滚物欲所淹没。如果你没有梦想，你就不会有远方。自然，幸福也只会青睐浪漫主义者而不会理会现实主义者。但愿，我们都能紧握出发时的铮铮誓言，找回儿时的那些纯真梦想。

梦想不是空想，而是博大的胸怀、悠远的情怀和对美好人性的默默坚守。而强权、物欲必会舍我其谁地挡在你的前面。或如一座座不可逾越的高山，或似一个个深不可测的大洋，除了苦苦的哀叹，你还能怎样。谁愿意任人宰割，可你就是那个绵羊；谁又愿意被人一网打尽，可你就是那条小鱼。世界虽大，可是偏偏就是没有你的安身立命之处。现实，这就是现实，不会给你一丝侥幸的机会，更没有一丝一毫的温情。你所有的梦想，其实都是遥不可及的空想。历史的车轮滚滚碾过之后，必然片甲不留，无影无踪。谁的愤怒，谁的蓝莲花，你能唱出我的心声，可你唱不出所有人的心声。我想，倒不如听听贝多芬荡人心魄的《命运交响曲》，或者俞

伯牙知音难觅的《高山流水》。虽然失聪的贝多芬无法听到自己写了些什么，我们也不都是钟子期。

世界的繁芜，人生的坎坷，远非稚嫩的我们所能轻易参透。还是不要指责我们没有梦想，更不要责怪我们缺乏担当。我们没有了梦想，不是因为我们的苟且，而是社会的残酷；我们很想担当，可是台阶太高，我们都爬不上去。弱肉强食的法则、成王败寇的逻辑早就吞噬了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豪情壮志。你或许还有梦想，但你也是只能偶尔拿出来秀秀而已，并不比我们强多少。谁呢？就是那些说得最多的有关成功学的陈词滥调等等，总是片面地热衷空谈普世价值，丝毫没有起码的家国情怀。还是不要这么清高和强求，我们不是没有梦想，只是和你们的梦想不一样；我们的梦想源于地狱的沉重，而你们的梦想来自天堂的虚幻。我们也不是物欲至上，只是我们不再一厢情愿。更重要的是，我们都还有一颗不屈的灵魂，还有一份坚毅的人文精神，更有一颗明辨是非的心灵。我们或有失望，但我们绝对不会绝望。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辜负了我们含辛茹苦的祖先；还因为，我们更不会辜负了这个伟大的时代，不会也不能辜负了瞬间即逝的伟大的生命。正如伏尔泰所言：世界正在陷入黑暗之中，如果可能的话，就让我们将一丝光亮带入这茫茫黑夜吧。

真相无须向谎言让步，真知不会向无知妥协。不是没有人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也不是所有人都缺乏生命的真知，而是这些真相和真知都被大量的谎言和欺骗所掩盖。特别是西方世界刻意向我们灌输和传播的颓废价值观，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严重冲击着我们根深

蒂固的民族文化，造成思想和精神的混乱、信仰和情感的缺失。我们之所以要捍卫我们的梦想，已经不止是个体的诉求，而是攸关中华文明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个体被粉碎事小，但民族精神万万不能被蚕食、侵蚀和肢解。事实上，西方式的妄想和图谋也不可能实现，中华文明的坚韧性已经伴随着中国的再一次崛起越发强大，西方世界的集体恐惧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反证。

欲望始终都是人生最大的敌人，患得患失更是源于人类的贪婪之心。倘若没有自我牺牲的准备，你就只能被彻底地世俗化。不要轻贱了梦想。梦想不是理想，因为理想是具体的，梦想是宽泛的；理想需要付诸行动，而梦想只需要内敛心中。追逐梦想的人们，其实都是忽略现实、重视未来的人。你可以说他不切实际，我会说他根本就瞧不上实际，太实际了就不再是梦想。能够拥有梦想的人们，绝对是一群不平凡的人们，天马行空，无所顾忌。梦想就是彻底穿透的力量，绝对超越的智慧，所有的时空都不在他的话下。就如毛先生所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实，敢于追梦的人，就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如果你还有所恐惧的话，最好离梦想远点。

短视的生命，不会看到未来。那些鼠目寸光的人竟然也敢说拥有梦想，纯粹就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你那点物欲不是梦想，甚至连理想都不是，而只是一点本能的驱使而已。你能说说你的梦想吗？恐怕连你自己都不好意思。在到处都是丛林法则的世界上，没有几人拥有奢谈梦想的资格和勇气。还是蜗居着吧，否则你只能被伤得更深，死得更难看。更不要奢谈什么幸福，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追求的东西都与幸福相距甚远。事实上，物欲永远都不

等同于幸福，地位、财富几乎都是一种虚幻，并没有多少真实的意义。如果你执着地把这些东西也看成一种幸福，那么幸福必然离你越来越远，你恐怕连边都够不上。尼采曾有言：你们不是雄鹰，故不能体验思想惊恐的幸福。不是雄鹰就别在悬崖栖身。

世界有点乱，山河依旧在。群魔乱舞的时候，佛祖只会更加淡定。老子远去的时候，只给世界留下了一个背影。孔子已有八十多代子孙，孔林始终森然阴冷。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经分崩离析，当惯老大的美国，终将被边缘化。用苟且、献媚换来的地位、财富终究不值一谈。撼山易，撼本色难。摧毁肉体易，毁灭灵魂难。心高气傲与心平气和其实同在一个频道。屈原已死，升起的却是一颗颗不屈的灵魂。释迦涅槃，万物依然枝繁叶茂。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个纤弱的女子尚且有如此的抱负。我们这些堂堂男儿虽然不会追随着霸王的足迹，但一定要比霸王走得更远。纵然有那么多人迷失在功名利禄的路上，眯着挣不开的双眼做着自己的美梦；纵然我们时常也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被窒息着、蹂躏着，但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就不会轻易地倒下，更不会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梦想永远都不会死亡，哪怕有一天这个世界毁灭了，我们还要穿越星空，去寻找更遥远的存在。涛声阵阵，那是悍马奔腾的声音；风轻云淡，那是难得一晤的天籁。

苏格拉底曾曰：世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梦想而奋斗。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云端有莲花，花在万丈光芒中。我的梦想更倾向于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少数人的成功。因为少数人的

成功与多数人的幸福无关，即使再有十个马云，也不是中国人的成功，更不是中国人的幸福。希望我们的主流媒体不要老是歌颂少数人的成功，而要关心多数人的幸福；特别是要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因为对一个社会而言，少数人的成功与多数人的幸福永远都不能同日而语，更不能相提并论。我们的体制应该为多数人的发展和成功创造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只为少数人的成功喝彩。只为自己考虑的都不是梦想，还是一种狭隘的个体意识。历史发展到今天，如果还不能超越个体层面，那么渺小必是无以复加的。我也并非完全否定个体成功的价值，只是不期望把这种价值看成绝对的价值，甚至完全忽略和无视多数人的诉求。

虽然现实总是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我绝对不认同存在就是合理的。那样的话，好像总能为丑陋邪恶找到一个借口，还不如说现实根本就不需要改变，更不需要什么梦想。我所说的梦想，也非都是高大上，只是不想为自己的苟且再去寻找什么理由。生活本身就是诗意的，又何苦再去寻找。我的梦想，原本就无须寻找，即使穿越千年，恐怕也无从寻觅。因为它，总是藏在历史的深处以及人们都看不到的未来。或在某一个缝隙之处，幽静而肃穆，古朴而神圣。

梦想的世界足以包容一切。世界或有杂音，那是懦夫的行为；世界不会堕落，那是勇者的气概。红尘滚滚，颜回不会在意；物欲横流，庄子只会淡看。秋风扫落叶，那是枯萎的必然；春风吹又生，那是万物的苏醒。道不同不相为谋，那是生命的智慧；生命不是苟且，还有诗和远方，那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向往和追寻。